

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

— 20世纪三四十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

HUANGTU GEMING YI
RIBEN RUQIN
20 SHIJI SANSISHI
NIANDAI DE JINXIBEI
NONGCUN SHEHUI



书海出版社

本书研究与出版得到下列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基金

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基金

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基金、山西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学科基金

黄土·革命与 日本入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晋西北农村社会

岳谦厚 张 玮 / 著

书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岳谦厚, 张玮著.—太原：
书海出版社, 2005.7
ISBN 7-80550-696-5

I . 黄... II . ①岳... ②张... III . 农村—社会变迁
- 研究 - 山西省 - 现代 IV . ①K292.5 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1231号

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

著 者：岳谦厚 张 玮

网 址：www.sxskcb.com

责任编辑：刘小玲

经 销 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 版 者：书海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邮 编：030012

印 张：10.125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字 数：263 千字

0351-4922266(综合办)

印 数：1-1500 册

E-mail：Fxzx@sxskcb.com(发行中心)

版 次：2005年8月第1版

Web@sxskcb.com(信息室)

印 次：2005年8月第1次印刷

shuhshb@sxskcb.com(综合办)

定 价：22.00元

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代前言）

——关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晋西北农村社会演变的历史思考

岳谦厚

回首反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变迁之历史行程，三个方面的元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视：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黄土养育了晋西北农民，正如 19 世纪德国旅行家巴隆·冯·李德芬所述，这里“一切东西都是黄色的。山丘、道路、田野、河流与小溪的水是黄色的，房子是黄土造的，植物上覆盖着黄色尘土，甚至空气也免不了黄色蒙雾”。肥沃的黄土可以保持湿度，并提供了中国农业最初发展的自然环境，但少得可怜而又捉摸不定的雨量，则严重制

约了财富的增殖力。地理偏僻、交通不便，则决定了这一区域黄土高坡恶劣的生存条件。黄土的特性孕育了人们勤劳而忍耐的性格，同时亦拘束了人们的眼光与视界，守旧与封闭、贫穷与落后似乎成了它的替代词。这里在20世纪初期可能是中国最为绝缘的地区之一，亦是中国最为原始的农村。

黄土本身长期遭受侵蚀，加之被人类破坏所引发的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持续的水土流失，当地的自然环境业已无法满足人们生存的最低需求，晋西北处于深刻的农村危机之中。然而，20世纪三四十代的革命则将晋西北带进了现代时段，使其在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中外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而日本入侵客观上促成了整个地区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在晋西北乃至晋省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演变过程中，自然成为我们必须考察的关节之点。

不过，此时晋西北的革命与日本入侵几乎发生于同一时刻，革命引起了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克服了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但八年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和日军的掠夺与破坏，又耗尽了农村所有的资源和储备，极大地束缚了晋西北农村现代转型的步伐。据中共晋绥边区政府统计，战时晋西北根据地区域直接惨遭敌伪杀害者达85 810人，间接遭敌伪杀害者（指因敌破坏而非正常死亡者）50 288人，被敌掠夺人口77 815人，漂流在外或下落不明者14 792人；流徙难民42 300人，被敌致残者12 462人，因战争而致鳏寡孤独无助者88 060人，因战争破坏而患慢性病者44 423

人，因敌强奸而身患各种性病的妇女 25 357 人；损失耕畜 253 353 头，农具 9 402 045 件，粮食 36 997 109 石，房屋 804 650 间，银洋 570 万元，首饰 95 万两，家畜 3 046 960 只，家禽 7 562 255 只，羊毛 1 550 000 斤，树木 1 420 000 株，牧草 42 240 000 斤，皮革 2 400 000 张，水渠 272 道，水坝 25 道，水车 309 架，其他损失无算。又据《山西省三十六年度农业复员建设计划》有关说明，八年间，全省“耕地荒芜者达 1 000 万亩以上，农具和耕畜损失数量均占总数的 60% 以上，绝大多数农民不仅无力购买种子、肥料，而生产所需之农具、耕畜亦成严重问题”。“经此八年抗战，损失惨重，日寇所至之区，牲畜损失殆尽，不特农业动力感觉缺乏，而作物赖以生长之肥料亦告断绝，致地力消尽，产量大减，而农村形成十室九空之现象。”战争对晋西北农村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显形与隐形损失或时效性与历时性影响可想而知。

黄土是晋西北农民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基本环境，革命将晋西北农民由传统带进现代社会，日本入侵则阻碍了它的现代发展。战时日本对晋省能源的掠夺性采伐导致周边地区的气候、土壤、水源、植被等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对土地及其再生资源的强征占用或毁坏则使农民生存环境更加险恶，对人力资源的掠夺及其破坏又使该地区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而土地退耕不仅引发新的环境问题，亦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闲置、转移——难民问题由此产生。革命本身与应对迫在眉睫的日本侵略息息相关，它于此时既无精力亦无能力整治危机中的“黄土”，而且自身仍需动员能够动员的资源。革命为黄土注入新的活力，但战争消耗尽了支

撑其现代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晋西北农村为何在革命成功之后的 50 余年中，仍然是一个社会经济相对滞后的区域，历史的观照显然是解读其中原因的不可或缺的素材。

（本文原刊发于 2003 年 12 月 2 日的《山西日报》，编入本书时略有增删）

目 录

CONTENTS

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代前言) 001

第一部分 三四十年代晋西北社会生态背景

一、晋西北之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 001
二、日本入侵与中共革命之发生 013
附：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行政谱系 029

第二部分 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村庄

一、保德县段家沟村 033
二、兴县任家湾村 067
三、临县郝家麻村 123
四、兴县黑峪口村 141
五、晋西北的村庄：一般性概述 194

第三部分 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各阶层农民生活

一、农民生活的一般描述	201
二、各阶层农民生活实态	208
三、农业雇工及其家庭生活	253
四、战时“两面”村庄的农民生活	273
五、小结	280
附：晋西北的度量衡单位	288

附录一

抗战时期张闻天之晋陕农村调查简述

——兼述新发现的晋西北兴县农村调查原始资料	岳谦厚 张 玮 289
-----------------------------	-------------

附录二

简评中共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劳动互助政策

.....	李翠青 张 玮 299
-------	-------------

后 记	316
-----------	-----

第一部分**三四十年代晋西北社会生态背景****一、晋西北之地理与社会经济环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是晋西北近现代史上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日本人侵引起的该地区政治格局或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中共势力充分渗入进而对该地区社会经济的整合中,更表现在该地区由一个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封闭的“边缘”地区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开放”的“革命实验场”及逐步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为了考察这些变化发生发展的某些线索及其特点,本项研究将着重于该地区农民经济与农民生活或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而研究农民经济或农村社会则不可能不考察地理地貌和社会经济环境。

(一) 晋西北之地理地貌

山西境内山脉绵延，水流迂回，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地理地貌脉络清晰，中间为一系列的盆地，而东西两侧为山地和高原。晋西北是指黄河以东，同蒲路以西，石楼、中阳和汾阳以北，外长城及平绥线以南的山西省西北部的广大地区。该地区地处华北西侧、黄土高原东部，位于华北与西北两大区结合部，境内 35 县，人口 350 万，土地面积 6 万多平方公里，约为全省总面积的五分之二左右^[1]。在地理上，晋西北以吕梁山分界，东部是一纵列被分隔的黄土断陷带由水流冲刷而形成的一系列冲积平原——大同平原、崞县平原和太原平原，西部则为山地型黄土高原，黄土厚度超过 50 米，局部地区甚至达到 100 余米。全境黄土覆盖，山河环绕，沟壑纵横，由北向南分布着吕梁山系之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吕梁山等，海拔大都在 1 500 米以上。其中，吕梁山为第一大山脉，其北起岢岚、岚县一带，向南一直延伸至晋西南。管涔山乃是第二大山脉，其北起于宁武一带，往东经雁门关、繁峙与五台山相衔接。大的河流有发源于管涔山麓的汾河与桑干河，汾河是山西省最大的河流，其流向东南经太原变为汾水水系，桑干河流往东北经察哈尔省变成永定河。除这两条大的河流外，小的河流还有发源于岚县白龙山经兴县汇入黄河的渭汾河，发源于岚县与临县交界处经临县汇入黄河之湫水，发源于方山经离石而入黄河之离石水等，而吕梁山分水岭以西之各小河流均流入黄河，以东之各支流流入汾河，以北之支流则大部流入桑干河。以吕梁山为分水岭，其以西之广袤地区构成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1]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3 页；魏宏运、左志远：《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 年，第 60 页。

中共晋西北根据地的“心脏”^[1]。

该地区广泛分布的黄土由于长期遭受流水侵蚀乃至人类的破坏作用,形成了不同的黄土地貌——偏关至兴县间的吕梁山以西山前地带是由黄土梁与切割沟谷组成的梁状黄土丘陵,离石以北黄河沿岸各县是由土峁组成的峁状黄土丘陵,离石、中阳、石楼、韩侯岭一带是由连续峁和斜梁组成的梁峁状黄土丘陵,而左云、右玉、平鲁等县的地貌则是黄土缓丘,黄土覆盖在波状起伏的古代缓丘上,地面起伏和缓,沟谷切割不很强烈^[2]。这种沟壑纵横、地势起伏不平的地貌正如埃德加·斯诺所描写的那样,“在景色上造成了变化无穷的奇特、森严的形象——有的山丘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成队的猛犸,有的像滚圆的大馒头,有的像被巨手撕裂的岗峦,上面还留着粗暴的指痕。那些形状怪异、不可思议有时甚至吓人的形象,好像是个风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3]。这种地貌特征在晋西北村庄名称上亦多有反映,村名中常有“峁”、“坡”、“沟”、“山”、“川”等字,如兴县蔡家崖、杨家坡、水磨滩、赵家川口,保德县段家山、贾家峁、刘家梁,偏关县郝家坡、高峁梁,方山县吴家沟,临县下西坡、高家坪,五寨县杏岭子,阳曲县嘉乐泉等等。

山西属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地形与地理环境上的不同,境内气候垂直变化与南北部差异较为显著:夏季来自东南的海洋性气流受到高原、山脉的阻挡而形成温暖多雨天气,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而天气寒冷干燥。一般春温高于秋温,秋雨多于春雨,降水分布由东

[1]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页;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页;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概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第6页、第19页。

[2] 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3]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26页。

南向西北呈递减趋势。与华北平原同纬度各地相比,因海拔较高,气温偏低;位居内陆,气候干燥^[1]。晋西北则受其独特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地方性气候,冬季漫长而寒冷且多暴风雪;夏季短促而无酷暑,降水集中且多暴风雨,以致洪水泛滥;春季干旱多风,降水稀少。全年无霜期较短,一般只有2~4个月^[2]。降水量各地不一,大同、忻定、太原盆地与吕梁山西侧黄河沿岸地带(偏关—石楼)年降雨量400~500毫米,吕梁山系(右玉—吉县)500~600毫米,吕梁山以西的黄土丘陵区450毫米左右,根本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缺水现象非常严重,如太原盆地缺水200~300毫米,大同盆地及晋西黄河沿岸等地缺水150~240毫米,右玉、平鲁、偏关、宁武、五寨、静乐、岚县缺水60~100毫米。灾害天气有干旱、大风、冰雹、洪水和霜冻等^[3]。

总的来说,黄土是这里最基本的生态特征。19世纪德国旅行家巴隆·冯·李德芬(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ofen)形象地指出,这里“一切东西都是黄色的。山丘、道路、田野、河流与小溪的水是黄色的,房子是黄土造的,植物上覆盖着黄色尘土,甚至空气也免不了黄色朦胧”^[4]。肥沃的黄土可以保持湿度,并提供了中国农业最初发展的自然环境,但少得可怜而又捉摸不定的雨量严重制约了财富的增殖力,而地理偏僻、沟壑纵横所造成的交通不便更决定了这一区

[1] 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8页、第12页。

[2] 刘欣、景占魁:《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43~44页。

[3] 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3页、第16页、第323页;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概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4] 巴隆·冯·李德芬:《巴隆·冯·李德芬书信集,1870~1872》,第96~97页。引自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域黄土高坡恶劣的生存条件。

(二) 晋西北之社会经济环境

晋西北地区的地理特征和气候条件造就了其丰富的农林牧副以及矿产资源。这里的农产主要有五谷杂粮、牲畜、野兽、皮毛、药材等。粮食作物因地而异,沿黄河各县如河曲、保德、兴、离石、中阳、临等县,因海拔约在1000米以下600米以上,多为谷子、麻子、黑豆及各种豆菽类、麦子(愈南愈多)、高粱、玉米、荞麦、西北麻(北则胡麻多)、山药蛋等,其中以糜、谷为主。向东移至方山、静乐、岚、岢岚、五寨、神池、宁武等县,因海拔约在1000米以上(一般在2000米以下),气候寒冷,则主要是莜麦、山药蛋、胡麻、荞麦,糜谷、豆菽类,高粱在地势相对较低的地区亦可种植。雁北亦以莜麦、胡麻、山药蛋为主,太原等平原地区则以高粱为首,谷子等作物次之,其他作物一般均可种植。该地区过去曾为晋省主要的产粮区之一,岚县、静乐、宁武、神池、五寨等县丰年产粮可供地方人口三年消费。除河、保、偏三县粮食稍感不足外,其他各县均有余粮销往外部,如离石、临县、兴县多输出到陕西各县,岚县、静乐、宁武、岢岚、五寨余粮常输到太原销售,雁北各县余粮则由平绥路输出⁽¹⁾。具体而言,农产物主要是粮食,作物种类以米谷或莜麦构成主体,大体上沿河及较暖地带以糜谷为主,其次是高粱、黑豆,较冷地带以莜麦、山药蛋为主,临离一带有少部分麦子⁽²⁾。兴县、临县、临南、离石、离东,河曲、保德、偏关、朔县、岚县、静乐等县小米、糜子约占粮食数量的三分之一,岢岚、五寨、神池、宁武及雁北等较冷县份莜麦约占三分之一,文

[1]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页。

[2] 同上,第492页。

水、汾阳、交城平川产麦较多，临县、临南、离石、河曲等县也有少量出产^[1]。

农业自然条件和生产上的地域差异在晋西北有着明显的表现。从热量资源及与其相关的农业熟制来看，由于热量不同，农作物的种类、构成和轮作方式也都不一样。吕梁山脉以西，柳林、离石以北到河曲、保德一带与同蒲路以西，宁武、静乐、娄烦、方山、离石以东，北到代县，南到汾阳区域热量中等，乃为冬小麦杂粮两年三熟地带，而外长城以南，同蒲路以西北到左云、右玉，南到娄烦，东到静乐、宁武、平鲁，西到偏关、岢岚一带热量较低，农作物则以春小麦、莜麦、胡麻为主，且为一年一熟地区^[2]。

表 1-1-1 晋西北主要农产种类及数量估计

兴 县	麦很少，谷米 30%，糜黍 10%，黑豆 25%，豆 10%，高粱、莜麦 18%，麻棉	临 南	棉花、小麦 10%，糜谷 40%，什豆 9%，高粱 6%，黑豆 30%，山药蛋 5%
河 曲	最多糜，次谷米，再次高粱、黑豆，再次小麦、大麦	方 山	豆、麻、麦、高粱、米、莜麦
保 德	小米、豆类	离 东	麦、米、什粮
岢 岚	最多莜麦、山药蛋，其次豆类、什粮、胡麻	山 朔	高粱、黍、豆
五 寨	莜麦、米	平 鲁	莜麦、荞麦、胡麻
偏 关	以谷、麦、豆为主，山药、荞麦、胡麻、糜黍、高粱次之。	右 南	
神 池	莜麦、山药、胡麻	右 玉	麻
朔 县	谷米、胡麻	怀 仁	黍、稷
静 乐	莜麦 1/3，其次高粱、豆类、谷米、黍米，再次麦、山药蛋	左 云	莜麦 40%、谷子 25%，麦 15%，什粮
岚 县	粟、麦、莜麦	宁 武	莜麦最多，菟扁豆、山药次之
阳 曲	麦、高粱、豆	静 乐	莜麦
临 县	小麦、莜麦 10%，小米、黑豆 70%，高粱、豇豆、菟扁豆 20%	崞 县	麦、高粱、豆、谷子、玉米
离 石	黍、米谷、棉花	文 水	高粱、米谷
		忻 县	高粱、糜黍
		交 城	米、莜麦
		汾 阳	麦、米、高粱

注：产棉最多在文汾平川以及临南、离石、兴县。产麻很普遍，方山、临县较多。神池、朔县、偏关大宗出产胡麻，麻油为大宗输出品。

[1] 中共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 I—农林牧畜》，1941 年 12 月，第 16 页。

[2] 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第 311~312 页。

资料来源：中共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 I—农林牧畜》，1941 年 12 月，第 28 页。

油料作物是晋西北种植最普遍的经济作物，胡麻、麻子、西比麻、芸苔、黄芥栽培范围很广，如岢岚、五寨、临县、方山的麻子，兴县、文水、交城的棉籽都有大量出产，而黄芥、大麻则差不多各县均有，丰富的原料带动了当地油业生产的发展。据有关资料介绍，1937 年前晋西北油业相当发达，各县均有大油坊数十家，生产的黄芥油、大麻油、胡麻油、麻子油等除内地需要外还大量输往交城、文水、阳曲、崞县的平川地带以及太原等地，如临县一县就有冬油坊（冬天榨油）70 座，据说岢岚以前年产油输销到太原的就达 50 万斤^[1]。此外，棉花、麻、烟草等经济作物亦有相当之种植。临、兴、离石、中阳、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徐沟等县，特别是太原一带还是晋省有名的产棉区。据说临县某年产棉达 200 万斤，平常年份也在 100 万斤以上。临南战前每年棉产达 120 万斤。麻则是临县、方山、离石一带的特产，临县一县年产麻在百万斤以上，有时甚至达到 200 万斤，方山的圪洞镇年产麻达 50 万斤。烟草各县均有种植，栽培最广的是临县、临南，两县年产 60 万斤，保德、方山产量也很大。这些经济作物是各该县份重要的输出品。例如，临县、临南、保德、方山、兴县各有烟房数家至十数家，经过制造并运销境内各县及陕北、绥西，甚或远至蒙古也有临县烟的足迹^[2]。

晋西北的林产、药材亦很有名。雁北地区与河曲、保德、偏关、兴

[1] 中共晋西北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 II—工矿生产》，1941 年 12 月，第 67 页；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8 页。

[2]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8~9 页；中共晋西北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 I—农林牧畜》，1941 年 12 月，第 28 页、第 31~32 页。

县等地植被属草原或森林草原带，其余地区属暖温带阔叶林带^[1]。晋西北是山西木材出产地，这里有着丰富的林业基础，如方山高帝山、宁武管涔山、交城、静乐、岢岚等地均有大片森林且都是天然林。林木种类以松、柏、杨、桦等为主，战前经交城东社村出口的木材年收入达10万元，宁武木材年收入达20万元^[2]。修筑同蒲路枕木、各处电线杆以及太原建筑与器具所用木材大半采自宁武、方山、交城，西北实业公司火柴厂的木地木轴均在方山、交城设厂制造^[3]。药材亦是晋西北著名的特产和大宗输出品，各县山地一般均产药材，种类多、产量大。根据晋西北12县零星材料，药材的种类有百余种，如甘草、大黄、车前子、党参、黄芪、冬花等，岢岚的麻黄、五寨的黄芩均为名产。又据岚县、宁武、离石、方山、交城、兴县等6县不完全统计，战前药材输出达三四十万元^[4]，仅方山一年产运河北祁州及外县各处销售者，价值就达四五万元之巨^[5]。

晋西北山林茂密，水草丰富，气候适宜，还是优良的畜牧地区。战前山西四个公营牧场就有三个选在晋西北（静乐一个，方山、交城一个，岚县一个，其余一个在晋中安泽），美利奴羊及荷兰牛和爱西亚牛均在这些地区繁殖、牧养，如方山、静乐、交城间的模范牧场就有羊两万余只，场所十一处，优良美利奴羊及荷兰牛种甚多^[6]。山西土种羊更是这一带农家饲养的最重要的牲畜，差不多每个小村庄

[1] 张维邦：《山西省经济地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2] 中共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 I- 农林牧畜》，1941年12月，第36页。

[3]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页。

[4] 中共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 I- 农林牧畜》，1941年12月，第32~33页。

[5]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页。

[6] 中共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 I- 农林牧畜》，1941年12月，第38页。